

涼山彝族自治州

昭覺縣城南鄉社會調查

(初稿)

57
古

58

號
附
件
⑦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辦公室編

1957年3月

涼山彝族自治州

昭覺縣城南鄉社會調查

(初稿)

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城南鄉社会調查（初稿），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四川省少數民族社会歷史調查組在1957年2月間寫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辦公室

目 录

城南鄉平面圖

第一章 一般情况·····	(1)
第二章 等級与等級关系·····	(8)
第三章 土地关系·····	(26)
第四章 家支·····	(34)
附：城南鄉家支分布圖	
第五章 家庭与婚姻·····	(40)
附註·····	(46)
附錄一 昭覺縣附城區城南鄉生產力調查·····	(58)
附錄二 昭覺縣附城區城南鄉的借貸关系·····	(78)
附錄三 冤家械斗·····	(80)
附錄四 “朔”——基布尔木的遭遇·····	(85)
附錄五 南坪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概況·····	(88)

第一章 一般情况

一、行政区域

二、人口統計

三、自然条件

四、社会生产力

五、漢族影响

一、行政区域

本鄉位於昭覺縣附城區的中南，北至昭覺城與城北鄉相接，東連骨曲碌鄉、隆恩鄉，南隣昭覺縣的四開區，西靠城西鄉。

民主改革以前，本鄉只有5個行政村：大坪村、甲骨村、勒拖村、瓦塔村、特爾村，共包括20個自然村。其中大坪、甲骨兩村在平坝，其餘各村都在山區。

民主改革以後，把原來大母基鄉的2個行政村——衣五村和喏莫村——划歸本鄉，這兩村都在山區。現在，全鄉已有7個行政村，共包括39個自然村。

二、人口統計

現在，全鄉人口共859戶，2,982人。其中有漢族人口21戶，94人，他們居住在大坪村和甲骨村；此外都是彝族人口。

城南鄉人口統計表（1956,11）

行政區域	戶數	人 口
甲骨村（農協一分會）	117	378
大坪村（農協二分会）	167	561
勒拖村（農協三分會）	118	377
瓦塔村（農協四分会）	111	383
特爾村（農協五分会）	92	354
衣五村（農協六分会）	162	374
喏莫村（農協七分会）	92	355
全鄉人口	859	2,982

民主改革前夕，本鄉原有的等級人口是以曲諾所佔比例最大，阿加次之，呷西和黑

彝最少，形成一个所謂兩头小、中間大的分布形式。

城南鄉 5 个行政村原有等級人口統計表 (1956,2)

等級	戶數	人口	估戶數 %	估人數 %
黑彝	42	158	7.08	7.38
曲諾	357	1,278	60.20	59.69
阿加	122	466	20.57	21.77
呷西	72	239	12.15	11.16
合計	593	2,141	100.00	100.00

按：①以上五个行政村是甲骨、大坪、勒拖、瓦塔、特尔村；由於衣五和曙莫村在当时沒有統計，以后兩村的呷西和阿加多迁徙和結婚，等級已变，所以無法添补。

②表中呷西戶數是估計數字。

以上 5 村的人口統計，在民主改革时，按階級成份來划分，則以奴隸和半奴隸佔大多數，劳动者次之，奴隸主又次之。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分布形式。

城南鄉 5 个行政村各階級人口統計表 (1956,2)

成份	戶數	人口	估戶數 %	估人數 %
奴隸	191	686	32.21	32.04
半奴隸	197	665	33.22	31.06
劳动者	157	607	26.48	28.35
奴隸主	48	183	8.09	8.55
合計	593	2,141	100.00	100.00

民主改革前，全鄉全部人口基本上都是以農業为生活來源。个别劳动農民有兼營手工業和商業者，人數極少。兼營手工業者有 11 戶，兼營商業者有 20 戶，他們都划为農業人口。

民主改革后，本鄉各等級的人口有了顯著的变动。由於民主改革时，全部呷西都从黑彝家中解放出來，部分回到其父母（多是阿加）家里，部分与其他阿加結了婚，都列入阿加戶內，部分迁徙到其他地区，因此，在民主改革后 10 个月的統計，原有的等級人數变动較大，其中以呷西人數減少甚多。

城南鄉 5 个行政村民主改革前后人口变动情况統計表 (1956,11)

等級	1956,2		1956,11		增減情况	
	戶數	人口	戶數	人口	戶數	人口
黑彝	42	158	41	141	- 1	- 17
曲諾	357	1,278	365	1,246	+ 8	- 32
阿加	122	466	141	511	+ 19	+ 45

呷西	72	239	37	61	-35	-178
合計	593	2,141	584	1,959	-9	-182

三、自然条件

本鄉屬於中山地区 (2,000—3,000公尺)，气候寒冷，年平均温度为摄氏11.5度，最高温度为摄氏36度，最低温度为摄氏零下10度(註1)。雪期为11、12、1、2、3等5个月份。早霜在11月中旬，晚霜在3月上旬。温度的日差大，一般在摄氏18度—22度。風級一般为2—9級，風向一般多北風，夏季多南風，冬季多北風。年雨量为1,000公厘以上，集中在6、7、8、9、10等月，佔总雨量的92.7% (註2)。

本鄉地形是东北低，西南高，海拔高度最低为2,200公尺，最高为2,800公尺。昭觉河經本鄉东北角向南流入金沙江，三灣河从本鄉南端流入，到甲骨村折东与昭觉河匯合。沿河谷的地方，特别是在本鄉东北部的沿河地区有一部分平坝，其余都是山区。宜西公路沿三灣河縱貫本鄉南北。

全鄉共有土地面積約54,970畝，而耕地面積只12,770畝，佔土地面積的23.23% (註3)。耕地中，水田面積为2,850畝，佔耕地面積的22.3%；旱地面積为9,920畝，佔耕地面積的77.7%。另外，还有林木共約800畝。

土壤种类可以分：灰棕色沙壤土、冲積土、沙壤土、礫砂壤土、粘壤土等5种。

土壤肥沃程度可分：10度至30度沙壤土含氮肥低、磷肥低、鉀肥也低；河壩地含氮肥中、磷肥低、鉀肥中。

耕地种植情况可分：年年种植，五年种二季，三年种一季，四年种一季。

現有的水利設施僅有大小山溪堰10条，約長7,000公尺，都是依靠天然雨水灌溉，主要灌溉水田部分。

从本鄉的气候、土質言，是可以种植二季(註4)，絕大部分農作物已由凉山農業試驗站試驗証明可以种植。可是，在原來社会的統治階級最殘酷的剝夺下，本鄉的農業生產除水田部分較為細致外，旱地部分都是採取極其粗放的、掠夺式的耕作方法，表现为只管廣种薄收，水利連年不修，旱災、涝災都很嚴重。

1956年5月凉山自治州人民委员会農林处对本鄉的調查报告中所述，我們認為是正确的：

“本鄉濫伐樹木，土地多年休閑，乱放牲畜，順坡耕作，致50度的坡地都开为耕地，森林灌木遭到破坏，地面沒有复盖，坡土平地皆無背溝沙函，每当山洪暴發，泥沙隨着洪水流失。土層不厚的坡土，已成为石谷灘。土層較厚的坡土已造成大小長短不同程度的抽心水槽。每年的自然規律是：‘春有旱災，夏有洪災，不雨就旱，一雨成災’。因此山下的土地成为望天水田，山上的耕地成为無娘的旱地。”

四、社会生產力

本鄉社会生產力的主要情况是：農業是主要生產部門，手工業沒有从農業分离出来，畜牧業、漁業、林業等只是作为副業生產，商品交換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經濟部門。

(一) 農業：

農作物有蕎子、水稻、洋芋、包谷、豆子、燕麥、小麥、圓根和碗豆。

農業生產是在廣種薄收、極端粗放的方法下進行的。

首先，生產工具是構造簡單，質量低劣，如：犁頭鏝口の中綫一般只有6.5寸長，犁土只有3—4寸深。同時也缺乏許多必要的舊式生產工具，如：耕種水田沒有薅秧耙，只用人手薅；沒有任何的施肥工具；旱地耕種，沒有碎土的耙；沒有追肥工具等等。

其次，從耕作技術看，如犁地淺；如農作物只有撒播的原始播種方法，沒有點播；如不選種，品種非常混雜；如施肥不足或根本不施肥；如沒有做保墒工作，也沒有中耕除草，同時在防止農作物的病蟲害方面存在迷信觀點。

再次，從水利工作言，這裡沒有任何水利工程，河谷地帶不修築任何堤岸，經常患洪災，山區沒有開設水塘、沙函等保持水量的措施，沒有梯地，一般坡地達20度到45度，不注意植林，原有林木隨意砍伐。

最後，從產量的收成看，主要農作物的繁殖系數是：水稻一般為70倍，蕎子只有5—6倍，洋芋也只有5—6倍。以本鄉的甲骨村言，按人口平均的糧食產量（原糧）每年只有350斤。

在農作物耕種上，本鄉流行原有的互助習慣有二種：

1. “阿撒”是請鄰近的農戶幫助勞動，只給飯吃，不給其他報酬，在個別情況下被幫助的人可以付給一些糧食報酬，多少不定，但勞動者不能要求報酬。

2. “埃字”是換工，今天我幫他，明天他幫我。

無論“阿撒”或“埃字”都是有出牛力的，有只出人力的。

除農作物外，本鄉還有三種技術作物種植：菸、大麻和菜籽。但都是利用屋旁小塊土地，作為家庭副業來種植，產量極低極少。

(二) 手工業

本鄉的手工業有：鐵工、木工、石工、銀工和銅工。還有織“擦耳瓦”、披毯、麻布、麻口袋和草蓆等。手工業生產者的人口統計如下：

工匠名稱	鐵匠	木匠	石匠	銀、銅匠
人數	2	4	3	2

這些手工業生產者的特點有四：

1. 他們沒有從農業分離出來。如每年從事手工業生產時間最長的鐵工，也只不过工作1—2個月，其餘大部分時間都進行農業生產，並以後者為主要生活來源。

2. 各種手工業之間沒有明顯的分工。如銀匠就兼制銅器，鐵匠也能做木櫃和石器。

3. 他們的生產工具都是自己製造。各種工匠所用的生產工具都簡單、粗糙，都是自行製造的。

4. 他們都是黑彝所屬的曲諾、阿加和呷西，沒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他們每年要給

主子服几天到半个月的工匠劳役，沒有工資，只給伙食；另外，還要負擔一般曲諾、阿加或呷西的負擔——過年送豬頭、酒肉等等。

彝族人民（包括黑彝）對工匠是比較尊敬的。特別是鐵匠，農忙時，大家都願幫助他耕種和收割。工匠的工資比農業生產的收入也較高，其所以不脫離農業生產、不專務手工業的原因是：這裡生產力水平低，雇主少，每年只靠手工業生產的收入不足以維持生活。

工匠沒有什麼師徒關係和負擔，一般都是父親傳給其一個兒子，或傳授給個別感情較好的親友。

工匠只是負責加工，一切鐵、木、銀等原料都由雇主自備。加工工資的計算主要有二種：一是按天計算，一是按件計算，主要以糧食支付，其次是銀子。

此外，織造“擦耳瓦”、麻布和口袋都是彝族婦女的家庭副業，利用農閑和晚上織造。趕披毡則男女都做。草蓆則只有男子才織造。每年所造的数量不多，主要供給自己消費，極其個別的才出賃。

（三）畜牧業、漁業、林業和狩獵

本鄉畜牧業是不發達的。主要有牛、羊、馬、豬、雞五種。牛的数量不少，但弱牛極多，稍老一點，就只能作食用。羊有山羊和綿羊，在特爾村、衣五村和諾莫村等山區飼養比較多。馬也是主要在山區飼養，用途是農民為了自己馱運糞料，豬和雞則大部分農戶都餵有少數。

畜牧業的經營管理也是極為粗放的；如沒有飼料作物的手工培植；如沒有固定的豬、牛、羊圈，一般都是豬、羊、牛同圈；如牲畜都是雜交雜配；如放牧不定时；如沒有任何的牲畜防疫工作等。同時，每年因送鬼及喪事宰殺牛、羊、豬、雞極多，一般都是還未長大就宰殺，對農業生產和牲畜的繁殖影響很大。

漁業是農民利用每年5—6月間農閑時進行的副業，方法有用魚網的，有用釣魚鉤的，有用鐵釵的，有用小蘗的，有用光手捉的等等。每年捕獲数量不多，一般多是糧食缺乏的人才捕魚，他們把魚出賣以換糧食和鹽巴。

本鄉的林木有花椒、白楊、核桃、糖梨等種，都是利用屋旁空地疏落地種植，很少人工管理，果實收成極少，只是供自己消費。山區也有不多的松樹，作柴炭之用。

本鄉山區也進行狩獵，目的不是為了生產，而是為了避免獸害。山區野獸有老虎、豹、山狐等。狩獵的工具步槍、弓箭、繩套等種。狩獵時間都在農閑和獸害嚴重的时候。

（四）商品交換

本鄉商品交換的主要特點有四：

1. 沒有形成市場。彝族內部的商品買賣一般都是商人到買者或賣者家里進行，其次是商人在自己家里或住在保頭家里，待買者或賣者上門進行交換。

2. 沒有從農業分化出來的商人。本鄉從事商品交換的人，都是以農業生產為主的農民，他們只是利用農閑時間，每年從事商業半個月至兩個月。同時，他們又分別是黑彝的曲諾、阿加或呷西，每年要給主子服勞役和送禮。這種商人在本鄉約有9個。

3. 只有極其個別的商品生產，但是沒有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他們都是“為買而賣”的

生產者。

4. 商品交換所採取的價值形式，主要的是物物交換的一般價值形式（另星的消費品），其次是貨幣價值形式（貴重的、大批的物品）。一般等價物多採用糧食。

白銀在本鄉的用途主要有五：結婚時作身價錢，打冤家時作賠禮和賠命價，買賣娃子的手段，買賣土地的手段，儲藏手段。

彝族內部商品交換的種類只有羊子、牛、羊皮、牛皮、鴉片、糧食、武器、布、鹽等種，交易的数量沒有一個較確切的統計，但大約每個商人每年買賣2—3次，每次是1—2匹馬所能馱運的東西。

此外，本鄉還有一種彝漢之間的商品交換，從事這種商業的人也是農民兼商者約共11人（漢族）。從本鄉運往西昌的商品種類有羊皮、牛皮、鴉片、菜籽等，從西昌運進本鄉的商品種類有布、鹽巴、爛鐵鍋、針線、槍支等，交易數量不多。

五、漢族影響

正如涼山其他地區一樣，城南鄉的彝族人民具有彝族社會的許多社會特點，這些特點留在其他有關各章去闡述。這裡，只說明一個本鄉與其他地區不同的特點，即幾百年來本鄉都有漢族人民居住，彝漢關係很密切，它受漢族社會的影響比較大。

城南鄉有一段家喻戶曉的歷史：

遠在200多年以前，本鄉老城村住有300多漢人，開墾和耕種全部水田。那時候，老城的城垣完整，有廟宇（遺址老鄉都曉得），有水碾三座作農作物的加工之用（遺址尚在），有大小店鋪數十，出賣鹽、布、糧食和日用品，附近還開採銅礦，旺盛一時。

後來，普雄的阿侯家來老城與漢人交易，發現了漢人資財極丰，遂聚眾來把漢人的財富掠奪，並把全部漢人趕至西昌，城垣與莊稼多半毀壞，剩下只有漢人3家。漢人被趕後，阿侯家也回普雄，阿侯家和八且家遂先後來佔漢人地盤。以後，個別漢人再從雲南來，投保阿侯家和八且家，約20—30戶，到民主改革時還有21戶。

此外，本鄉還有一段更近的歷史：

20多年前，國民黨曾與八且家打仗，八且家敗，房舍莊稼部分被毀，而個別的漢人娃子趁勢逃來本鄉小海子村（漢人勢力較大的地區）居住，只承認原來的主子作保頭。當時居住在昭覺城的國民黨兵約百多人。

可以理解，儘管彝漢兩族的統治階級在不斷相爭，而在彝漢人民相處幾百年的歲月里，漢族社會的許多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彝族社會的性質，目前已調查的一些事實就已說明這點：

（一）生產力方面的

在把漢人趕走以後，本鄉水田的開墾、水稻的耕作技術、使用的生產工具以及整個水田的灌溉系統，都大部分沿用漢族的生產技術，並且把它部分地運用到旱地耕作上去。

（二）生產關係方面的

雖然沒有充分史料證明：本鄉過去漢人所耕種的水田是在封建租佃關係下進行的；同時也未能證明：漢人生產技術在影響了彝族社會生產力提高以後，從而使彝族人民接

受了漢族的租佃關係。但是，目前已調查的三個材料應當引起相應的注意：

第一，本鄉彝語稱租項為“租子”，流行已久。

第二，在本鄉小海子居住10多代、約200多年的十多戶漢人，他們租耕保頭或其他黑彝的土地，都全部按照漢族租佃關係的辦法，交納租項。

第三，每當漢人勢力較大的時候，個別漢人呷西（現調查出來的有5個），如城北鄉的黑彝八且打鐵的漢人呷西阿比吾角（漢名王德清）就乘勢逃到本鄉小海子村（漢人勢力較大的地方）來，他擺脫了呷西應服的勞役，以及過年送豬頭、打酒等等，而只承認八且打鐵是他的保頭，給八且打鐵交納租項，八且打鐵礙於漢人勢力也沒奈何。這個事實說明的正是兩種生產關係在本鄉的矛盾、鬥爭、轉變的問題。

以上是漢族社會的生產關係深刻地影響着彝族社會的發展。

應當指出，從具體歷史事實看，以及從生產關係與一定的生產力和適應的規律而言，漢族的生產力的影響又先於漢族的生產關係的影響。

（三）商品交換方面的

本鄉彝族有一句流行語：“彝人離不得漢人，漢人離不得彝人，彝人離不得鹽巴，漢人離不得皮貨。”（這句話好些地方都流行，是否先從昭覺傳出，待考。）凡百年來本鄉與西昌的彝漢之間的商品交換都沒有中斷，這就必然促進彝族社會商品交換的發展，並從生活習慣、思想意識上給彝族社會以一定的影響。

還應指出，以上的影響在經過長久時期以後，就必然擴展到涼山其他許多地區。

綜言之，本鄉有關歷史性的一系列的彝漢關係材料將對彝族社會所受外因影響的研究，從而對涼山社會歷史性質的研究，提供可貴的線索。

第二章 等級与等級关系

一、等級与等級間的隸屬关系

- (一) 黑彝或土目
- (二) 曲諾
- (三) 阿加
- (四) 呷西呷洛 (简称呷西)
- (五) 黑彝和曲諾佔有娃子和土地的情况

二、等級的升降与家支条件对等級升降的作用

- (一) 等級的下降
 - 1. 黑彝和土目
 - 2. 曲諾
 - 3. 阿加
- (二) 等級的上升
 - 1. 呷西的上升
 - 2. 阿加升为曲諾

三、民主改革前各等級的要求、想法和階級斗争

- (一) 四个等級对社会的看法与要求
 - 1. 黑彝
 - 2. 曲諾
 - 3. 阿加
 - 4. 呷西
- (二) 階級斗争
 - 1. 黑彝对曲諾、阿加、呷西的麻痹、軟化、鎮压
 - 2. 曲諾、阿加、呷西对主子的反抗

一、等級与等級間的隸屬关系

在民主改革前，城南鄉的彝族等級共分为黑彝、曲諾、阿加、呷西、或土目、曲諾、阿加（盟柱）、呷西（苏杜）四个等級，其中以曲諾为最多（佔全鄉人口59.69%），阿加次之（21.77%），呷西又次之（11.16%），黑彝为最少（7.38%）。

（一）黑彝和土目

黑彝和土目是本地最高的一个等級，社会地位最高。在政治上，他們是統治者、是

貴族，曲諾、阿加、呷西都受他們的統治。他們有权打罵这些人，但家支比較強大的曲諾，主子是不敢隨便打罵的。呷西和阿加是主子的財產，因此可以隨便贈予出賣甚至殺害他們。

主子對曲諾、阿加、呷西享有如此大的權力，但是曲諾、阿加、呷西對主子只能恭恭敬敬，百依百順，不得違抗。不僅如此，當主子走來時，他們必須起立。敬酒給主子時，一定要彎腰、扭頭，以免吐氣在碗里。他們不得和主子一起吃飯喝酒，不得用主子的食具。在路上碰着主子時，必須站在路旁，向主子鞠躬問好，讓主子走過之後才能走。不能侮辱黑彝，否則，輕則毒打，重則處死。如果誘姦了黑彝婦女，那麼就要處死。但是黑彝和土目侮辱或強姦了曲諾、阿加、呷西，是不受任何處罰的，而只是讓社會輿論去譴責。總之，黑彝和土目具有無上的權力，有無限的政治特權。

在這裡，几乎所有的黑彝和土目在民主改革中都划成了奴隸主，他們佔有大片的土地和人數眾多的曲諾、阿加、呷西，以及較多的生產資料與牲畜。黑彝和土目所佔有的土地，一部分出租給曲諾、阿加耕種，收取收穫總量二分之一（水稻和甜蔞地）或三分之一（苦蔞、豆子和苞谷地）的地租；另一部分是自己經營，農業勞動主要是靠呷西和阿加，曲諾也要負擔一定時間的勞役。阿加和曲諾給主子服役的時間沒有一定，有的長，有的短，這要看主子經營的土地多少以及佔有呷西、阿加、曲諾的多少，總要以主子的活幹完為原則。

黑彝、土目除了要曲諾、阿加服勞役以外，還要他們過年時送豬頭，主子有紅白喜事時送禮，來了客要強借他們的牲口作招待，賠命價時要他們出銀子。關於這方面的情況，將在下面“曲諾”與“阿加”中詳細敘述。

黑彝、土目利用超經濟強制的辦法，強迫曲諾、阿加為他作無償的勞動。他經營的土地愈多，他下面的曲諾、阿加為他服役的時間也就愈長。這樣，曲諾、阿加就愈來愈窮，而他卻愈來愈富，並從經濟上控制了曲諾和阿加。貧窮的阿加，為了吃飯，不得不到主子家去服役，否則就無法生活下去；而貧困的曲諾就不得不告貸於主子，主子的高利貸的刀鋒就乘此指向曲諾，如果曲諾一旦還不起債，就馬上把他們降為呷西。特別是在勒拖村，黑彝放高利貸的很多，因此他們的糧食和呷西、阿加增加了，而曲諾貧困了，很多下降為呷西了。

黑彝、土目的生活遠比曲諾、阿加、呷西要好，過去主子常吃大米、肉類；而呷西們則食洋芋、蕎麥，甚至樹木上的幼芽，穿着主子妻子們的爛裙子與麻布披風。呷西們終年勞動，不得一飽；而主子子女們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平時或騎馬上街酗酒，或調戲婦女取樂。

服飾方面，黑彝或土目比勞動人民要好。他們做衣服用的布要比勞動人民的多，質量也好一些。過去除了個別曲諾和黑彝、土目外，其餘的人都穿不起棉布，只能穿藏布和羊皮，或者用東西換主子的爛布衣服穿。阿加、曲諾穿青氈衣時，他們看見了就罵：“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擺啥子？”或者說：“你想當我的主子嗎？”因此曲諾不敢穿好的。曲諾、阿加的婦女也不能穿有銀花的衣服，否則，主子看見了也不高興。

（二）曲諾

曲諾雖然要受黑彝、土目的統治，但是因為他們不是主子買來的，主子不能出賣和殺害他們；他們在主子的家支地區以內可以自由遷徙；當主子遷移時，可以不隨主子遷移；對於自己的子女和財產，可以自由處理。富有的曲諾，也可以佔有大量的娃子而與

黑彝、土目爭雄比美。

这里的曲諾一般都有“独立”的經濟，依靠耕种土地和其他副業为生。但是，財富的懸殊是很大的：有的很富裕，土地很廣，粮食有余，並且还佔有呷西和阿加；有的很窮，沒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收入微薄，年年缺吃，依靠借債过活；就是中間的也不很富裕，土地不多，收入也很难自給，佔有的呷西很少或不佔有。（註1）正是由於財富的懸殊大，經濟利益不同，而人数又很多，因此曲諾的情况是很复雜的。

曲諾是受黑彝或土目的統治，因此要为黑彝或土目主子服役、送礼，賠命价时还得出款。只有派款时，主子才按曲諾的財富差別攤派，因此，有的曲諾受的剝削較輕，有的曲諾受的剝削較重。曲諾給主子服役送礼的标准，各地、各家又不完全一样，因而各地曲諾所受的剝削也有輕重的差別。

本鄉以勒拖村曲諾的勞役負擔为最重。凡是住在主子家附近的曲諾，勞役時間沒有一定的限額，有事就要去，以主子的活幹完为原则。曲諾的勞役時間，大活路一年只十二三天，小活路做得很多。土地种得多、粮食够吃的曲諾，每年負擔勞役只七八天到一个月；土地种得少、粮食不够吃的曲諾，每年勞役有达半年之久的。曲諾勞役重的原因是黑彝主子多，佔有的娃子少，黑彝主子自營土地多。

甲竹村一般是十天。（註2）在大坪子村，曲諾的勞役一般是三天到六天。八里家統治的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在衣五村及其他阿碩家統治的地区，曲諾的勞役負擔又輕一些。这里的曲諾分“果邀”与“非果邀”兩種。“果邀”是阿碩家原來的曲諾的子孫，主子可以吃他們的絕業，每年規定要給主子勞動三天。但是“果邀”的实际勞役時間要以主子經營的土地多少來決定：主子經營的土地多，他們的勞役時間就比規定的多；如果主子經營的土地少，他們給主子勞動的時間就只有三天，甚至少於三天。（註3）

“非果邀”是外來投靠主子的曲諾。按照規定，他們是不給主子服役的，但也有主子強迫个别“非果邀”服勞役的。例如說尔尼古是“非果邀”，主子阿碩尔海仍然強迫他兩兄弟每年服勞役七至九天。

曲諾給主子勞動時，一般都是一戶去一個人，並且自己帶工具去。作工時，伙食由主子負擔。不管曲諾是否租种了主子的地，都得給主子服勞役，進行生產勞動，並且不得借故不去。但是曲諾可以僱人代替，或者給主子以工資。曲諾服勞役時，如果主子不來監視，工作就馬馬虎虎，或者乘機拿走一些粮食；如果主子來監視，就“努力地”幹几下。

此外，主子出外探親、辦事或收賬時，也要抽調一些曲諾作侍從和護衛。曲諾給主子作侍從的次數沒有一定。在勒拖村，主子叫誰誰就要去，即使有事也不行。而在其他地方，主子叫去作護衛的，一般都是主子喜歡的曲諾；如果有事，也可以不去。曲諾去時，乾糧自備。

曲諾給主子送礼的标准，各地也不一样。送礼主要是在过年和主子家有婚喪之事的時候。（註4）

当主子賠命价時，就向各戶曲諾派款。款子是按耶莫、耶都、耶沙三等照八、四、二之比攤派的。（註5）

主子給曲諾規定的禮物、款子，如果不出或出不起，主子就要搶牛、羊、豬，或者以瞧不起主子為借口，甚至把鍋抬走。

但是，除了豬頭要年年送以外，主子的婚喪大事並非每年都有，因此，禮物等負擔並不比勞役負擔更重。

曲諾最感沉重的負擔，是主子層出不窮的強借。在勒拖村，主子家里來了客，或者死了人，就拉曲諾的牛羊。如果曲諾不同意，他就說：“你們沒有什麼負擔，女是自己嫁，媳婦是自己接，我不拉你們的牛羊，當你們的主子做什麼？”如果曲諾發了財，主子就向他們強借，借了就不還。一般地講，八且家的主子向曲諾借了東西是要還的，但是往往要拖六、七年之久。

在阿碩家統治的地區，這種情況特別嚴重。例如衣五村，“非果邀”不給主子服役，但是當主子家里來了客或送鬼而沒有牲口可殺時，就要先拉他們的牲畜，只有“非果邀”家里沒有牲口時，才拉“果邀”的。主子拉曲諾的牲畜時，口頭上還說是借的，實際上借去后就永遠不還了。按照規定，主子家里有牲畜時，是不能拉曲諾的牲畜的；只有在送鬼時，筆摩（巫師）打木刻說該拉那家曲諾的牲口才能拉那家曲諾的牲口。但是也有個別的主子家里有牲口而拉曲諾的牲口的。這種負擔是很沉重的，例如阿碩爾海有個曲諾，在十二年中就被主子拉走了十個牲口。

此外，還有許多住在八且家與阿碩家交錯地方的曲諾，為了打冤家時的安全，要投保於另一家黑彝或土目，而向這個主子服役送禮。有的因為從別處逃來後，原來的主子不依，還須承認與原來主子的隸屬關係，並向他送禮。有的因要到另一個黑彝地區去砍柴等，也不得不向他投保。凡是住在阿碩家統治區內的曲諾，不管其主子是誰，必須給靠近的那家土目送禮服役，因為曲諾要在他的土地上放牧牲口，租種了他的土地。這種曲諾的負擔，又比一般曲諾要重。但也有個別曲諾因為主子住得太遠，而不服役和很少送禮的。

一般曲諾都沒有土地或土地很少，因此又要受地租剝削。（參看下一章“土地關係”）此外，曲諾嫁女，主子還得吃一份彩禮，一般是三兩到五兩銀子。

從上面看來，似乎曲諾所受的剝削不大重，但是在民主改革前的城南鄉，生產是很落後的，曲諾的收入很少，耶都都不夠吃，耶沙缺吃的時間更長。因此，曲諾的負擔仍然是重的，只有富裕的才相對輕一點。如果一旦遭受天災人禍，就不能不向主子借貸。糧食的年息是50%，銀子的年息是50%——80%（見附錄二）。如果無法償還，就被主子降為呷西，或者以子女作抵。主子為了增加呷西和糧食，專門放債給曲諾。對於阿加和呷西，借五兩銀子都是不肯的，因為他們已經是他的奴隸，還不起也把他們沒辦法。城南鄉勒拖村因受高利貸的盤剝而下降的人很多，構成了呷西的第二大來源（第一大來源是阿加的子女）。

在勒拖村，由於主子剝削比較嚴重，而借高利貸的人又很多，因而曲諾下降的很多。在那里，形成了曲諾少而阿加呷西多的現象。但在甲骨村、大坪村，因為是填子區，田多土好，生活比較容易，所以曲諾下降的較少，形成了曲諾很多而阿加、呷西少的現象。

雖然富有的曲諾可以買土地和呷西，而且數目不受限制，但是由於生產力落後和

受主子的剝削，他們很不容易發財致富，因此，他們中間佔有較多娃子的很少，民主改革時曾經劃為奴隸主的僅僅只有十二戶，而且佔有的土地、呷西、阿加遠不如黑彝或土目奴隸主多。

一般說來，曲諾對自己的財產可以自由處理，但是在土地問題上仍然有一定的限制。（參看下一章“土地關係”）曲諾如果無子，死後就歸主子吃絕業，只有勒拖村例外。

由於主子的統治，他們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並且還要給主子送禮服役，因此曲諾都希望沒有主子。但是逃亡的卻很少，因為有的曲諾和主子喝過血酒、賂過咒，逃跑了怕象鷄狗一樣的死；曲諾家支之間是互相監督的，怕人告密後反受大害；道路不熟，怕逃不掉，抓回來遭受可怕的刑罰；又怕新的主子更兇，不敢貿然逃走。有家支的曲諾，都不希望自己的人員跑到別的地方去，因為人多勢大，同時又可以在生產上、經濟上互相幫助。

（三）阿加

阿加的地位比曲諾更低，但比呷西要好一點。他們一般已經和主子分居，有自己的微薄的“獨立”經濟，可是多數都很貧窮，在經濟上不得不依賴於主子。他們從前都是主子買來的，或者他們的父母是主子買來的，因此是主子的財產，沒有人身自由，生殺予奪之權都掌握在主子手裡。他們對自己的財產和子女都沒有支配權。阿加要給主子服役和送禮，他們所受的剝削比曲諾要重得多。

阿加每年要先給主子種完以後才能種自己的地。給主子勞動時間多少沒有一定，這要看主子種的地多少，反正阿加要給主子幹完活才罷；同時还要看他自己種的土地多少，是否够吃。如果主子經營的土地少，自己够吃，那么就給主子勞動的時間少；反之，就給主子勞動的時間多。

阿加的勞役負擔，各地的情況也不一樣。在勒拖村，阿加給主子勞動的時間一般都在半年以上。有的阿加因為貧窮，沒有飯吃，不得不到主子家裡去忍受勞役剝削。有些貧窮的阿加，給自己勞動的時間僅僅只有二十天到四十天，其餘的時間都是在主子家裡勞動。

在甲骨村和大坪村及其他八且家統治地區，阿加的勞役負擔比較輕一點，一般都只有半年的時間，也有只六天到十天的，與曲諾沒有什麼區別。

在衣五村及阿碩家其他統治地區，一般只有五十天到六十天，還有更輕的。例如翁古爾哈每年只給主子勞動二十天到三十天，吉石阿何每年給主子勞動三十天左右。

在勒拖村和衣五村，阿加在農忙時要帶着自己的工具去（沒有就不帶）給主子耕地，種蕎麥、豆子，鋤草，收割，砍柴。除此而外，生產忙時和過年時，阿加還要給主子作措水、做飯、推磨等家內勞動。在甲骨、大坪及其他地區，阿加一般都不給主子作家務勞動，主要是不做措水、做飯、措糞、砍柴、推磨等家務勞動，而只給主子作生產勞動。也有要給主子作家務勞動的，但是可以出錢贖買。為主子服家務勞役的，一般都是由主子配婚的阿加；而老婆是自己買來的阿加，一般是不給主子作家務勞動的，因為服家務勞役的主要是婦女。

阿加必須給主子服勞役，否則，就要挨打。阿加如果有事不去，得僱人代替，或買

呷西作替身，或給主子工資。一般都是每戶去兩人（如果老婆是自己買來的，她就不去，而一戶只去一人）。如果全家都去，第二天就可以不去。給主子勞動時，阿加和曲諾、呷西是一起勞動的，而飯由主子供給。在家內勞動時，由主子的妻子進行監督；生產勞動時，則由主子或管家、狗腿子監督；在收穫糧食時，則主子全家出動，深恐呷西、阿加、曲諾們乘機運走。

除服勞役之外，阿加也和曲諾一樣，當主子外出時還得給主子作護衛。

阿加還要給主子送禮，禮物的規定與曲諾完全相同。

此外，主子還要實行額外剝削，其中以勒拖村和衣五村為最厲害。在勒拖村，如果主子困難而沒錢用時，就向有錢的阿加強借，借了不還，直到把阿加搞窮搞光為止。因此，就是出得起贖金的、有條件上升為曲諾的阿加也不能上升為曲諾。在衣五村，阿加除送禮服役外，還要負擔主子送鬼的牲畜。有時主子強借了他們的東西不還。甲骨、大坪村及其他地區要好一點。這種剝削，對於阿加是很沉重的。

阿加一般都沒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因此又要忍受地租剝削。（參看下一章“土地關係”）

主子也還用高利貸來剝削阿加。雖然，主子一般是不願借給阿加的，因為如果阿加永遠還不起，主子也沒有什麼辦法；因為不但阿加的子女就是主子的呷西，即阿加本人如果主子需要時也可以拉來當呷西。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主子把高利貸的矛頭主要指向曲諾。有的主子，特別是勒拖村的黑彝主子，不放高利貸給阿加，迫使貧窮的阿加來給他服役，從而解決他們的吃飯問題，也增加了主子的收入。

為了便於控制和隨時要他們來勞動，主子不允許阿加自由遷移，而只准他們住在主子家的周圍。

主子可以出賣阿加。例如八且管末子的阿加阿子吉火說：“主子曾經要賣我，我的家支知道後不依，反對主子說：‘他不好，你可以教育，但是不能賣他。他住在这里給你作阿加可以，但是不能把他賣到別的地方去’。因此主子才沒有賣我。”但是如果家支小或沒有家支的阿加，主子是可以任意出賣的。阿加的身價與呷西一樣，每個阿加賣多少銀子，要以他的勞動力強弱來決定。

阿加一般都是由主子配婚，生的子女全歸主子。如果阿加的老婆是自己用銀子買來的，那麼生的子女就只一半歸主子。但是在衣五村，主子一般都給阿加留下一兩個兒子，女兒則全部拉去。也有主子不拉阿加的兒子當呷西的，但這只是少數。（註6）阿加的子女一般到十歲至十五歲才拉，因為太小了不能勞動，主子不肯白給飯吃。

阿加死後，如果沒有兒子，或者兒子還在給主子當呷西，那麼遺產就歸主子沒收。阿加平時買土地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隨便賣土地。

阿加的生活簡直像牛馬。主子有事，阿加就要去作。給主子幹活時要受監督，幹得不好就要挨打挨罵。主子出外時，阿加要給主子牽馬、措東西。主子無理罵阿加時，阿加不能回嘴反對，如果反對，主子就要動手打阿加。

阿加對待他們所處的地位是很痛恨的，他們最恨主子把他們的子女拉去作呷西和陪嫁丫頭。他們受壓迫和剝削很重，但是逃跑的卻很少，這是因為主子對他們防范很嚴，很難突破主子的防綫；他們的子女都在主子家里當呷西，逃跑後恐連累子女；同時怕跑